

Pringha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天勳著

陳定漢教授贈
五月



黎吳年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尺勳著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〇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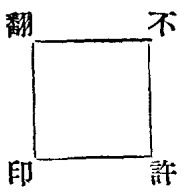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著者 張君 勳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北平西城石板房二十三號

總代售處 神州國光社 北平宣內甲九十二號

代售處 各省神州國光社及各大大書局



自序一

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十九年間，我之履俄土者三。一九一三年赴德留學，居俄故都數月，因表兄劉士熙星使之介紹，得識其立憲民政黨首領米呂哥夫氏（Milikow）及其他朝野人士。且值羅曼諾夫皇室登位三百年紀念，街市喧闐之盛況，至今猶在心目之中。先是俄所認為斯拉夫人種之領土，曰波斯尼，曰海寧哥維納，為奧所併，故當時頗聞兩國戰機繫於一髮。塞爾維亞恨奧尤深，一年後卒有刺奧皇儲之舉，而世界大戰旋起。俄連戰連北，且失波蘭全境。我以西南起義之機，於一九一六年春取道西伯利亞返國。至彼得堡之日，士熙表兄詢之曰，德人何為乎不前進乎？答曰德軍隊分配於東西戰場，藉鐵道為東移西補之計，若大軍入俄，陷於孤懸，不復能移至西方矣。士熙表兄則為我言，俄國因軍械之缺乏，饑寒之交迫，已不能一朝居。不一年革命之禍作，列甯氏且繼克倫司基後，主持俄政，其設施尤震動全世界。一九一八年冬再作歐遊，注意俄事之

進展，嘗取俄新憲譯之。偶與德社會黨左右派人往還，得聞來自俄都人士之報告，而共產主義不足爲吾國起死回生之良劑，已決於此時矣。不謂國中自一九二一及二二年以降，號爲先覺者，方拜倒蘇俄，以「聯俄容共」號召青年，國人之倚仗碧眼兒，久成習慣，故革新國政之大素，亦且奉外人爲師，然已不自立之民族，他人又安從而扶起之哉？吾輩心知其危，苦於無法挽救，嘗以關於蘇俄革命初期之聞見，著爲一書，曰蘇俄評論。

（新月書店出版）國內作俑者，亦自悔其非，而改弦易轍，然青年之死亡者幾何，江西匪區之兵費幾何，赤禍之影響於東北四省之淪亡者幾何，官軍與共匪最終之勝敗何如，引領南望，奚止杞人憂天之將墜已乎！一九二九年，國中不容吾輩安居，遁跡海外，講學於德之耶納大學年餘，於報紙中略知俄近數年設施大異曠昔，乃於返國途中，留莫斯科數日，且攷察其五年計劃以來之情形，爲吾國借鑑之資。已分別記述，登諸「再生」雜誌，今復加七篇，曰十六年間之縮寫，曰一九三三之蘇俄預算，曰一九三一年史氏「六點」演說，曰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氏演說，曰共產黨思想之定於一尊，曰蘇俄教育制度

譚，曰最近三年俄國教育之轉向，爰而刊之，以成茲編。凡所論述，有刻不去懷之一念，即我爲中國人是矣。以中國人論外國事，不外以本國爲立場，研究外國政局之內幕，其主持者爲誰，其意見異同如何，且以局外人之態度，評其制度之利害得失，豈有隨聲附和，而專爲之搖旗吶喊者哉？此書之所爲作者，其動機在此，他非所知矣。

一九三三年

雙十節 張君勸

史學林下之雜論 自序一

自序二

數年前之俄國，事事示人以革命之恐怖，絕無建設成績可言，自五年計劃既定，不特工業有長足進步，即其集合農場進行之速，亦出於預期之外，故俄共產黨之政績，已立於牢固不拔之基，而吾儕對於蘇俄，不可不一變其疇昔之態度。

我之觀察蘇俄，非共產主義者之立場，而我自身之立場也。所謂自身之立場，即我之所贊賞者，正爲共產主義者之所非，我之所非者，正爲共產主義者之所贊賞。譬之俄之一黨專政，我之所非者也，而共產黨人認爲革命之秘訣，即在於是。現時俄政府之於集合農場政策，採取五十對五十之比例，蓋欲合一切耕地於國營農場與集合農場之下，實爲事實之所不可能，於是但求得半之數爲已足，而聽其一半歸之私人自營，此種放棄一半之辦法，亦共產主義者之所非，而我認爲俄政府之方針漸合於人性矣。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之根本理論也。自昔年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俄之宣傳標語曰，擁護俄國權利，是俄

人亦知對外之日，以國家民族爲立場，而俄國今日之國防政策，雖處處以拱衛無產階級革命爲藉口，實亦保護俄國國家權利，此亦共產主義所不願明言而吾人不能不爲之提出者也。以此之故，我下文所記，自爲吾一人之見解，與共產主義無涉，自反面言之，我之立場其爲資本主義乎，曰亦非也。資本主義之下以私人自營爲原則，其所以成立之最大理由，即爲私人自營之合於經濟原則，而免於官辦事業之腐敗，不僅如共產主義者以掠奪爲理由而加以一切抹殺之詞也。然自一二年世界市場衰落以來，歐洲之私人事業，處處停頓，或爲工廠閉歇，或爲工人解雇，於是大國中如德如英發生一不能解決之問題，即爲工人之失業，其次則以工商停頓，於是預算上歲入之數大減，而有減薪與減政之舉，歐洲財政上夙探量出爲入之原則，今亦不得不改爲量入爲出。反之如俄國者既無失業工人之患，更以資本集中於國家之手，方且處處大興土木，大開工廠，學校卒業人才，方且供不應求，絕無人浮於事之說，故俄之計劃經濟與國家社會主義，或曰國家資本主義，自有採取之理由，初不能以其出於共產政府而非之也。如吾國農業之不振，號爲以

農立國，而歲食安南暹羅之米以數萬萬兩，不應採俄集合農場之說以圖生產之增進乎？不應合少數之小農而爲大規模之經營乎？不應養成多數自耕農使其稍識有產之樂乎？此農業方針之可採者也。以工業言之，四萬萬人中之大多數，身衣外人所製之衣，（呢絨布疋）口食外人所製之食（瑞士牛乳金山橘子），乃至印報之紙，取之外國，棹上之燈，來自外國，俄人謂吾國爲歐美日本之半殖民地者，即指此也。自今以後，不應採俄之國營工業政策，大聘外國工程師，大購外國機器，而限定年月，振興基本工業，而成爲自供自給之國乎？此工業方針之可採者也。乃至俄人爲保持輸出入之平衡，以國外貿易權集中於國家之手，爲防止俄國現貨之流出，而限止外國貨物之入口，爲獎勵國家輸出品，以吸收外國現金爲訂購外國機器之資，此俄商業政策之可採者也。

我所欲爲吾人告者，俄之革命，已上建設之路，與吾國內各地殺人放火之共產黨，大異其趣，吾國內之明達人，苟不肯認識俄國之價值，不願明白俄國計畫之內容，則吾國共禍之烈，且方興未艾。爲今後自救計，厥有一語，曰採取共產主義之建設部分以毀

滅其破壞部分而已。或曰如君所言，正爲共產主義者所深惡，既含其中心部分如階級鬥爭如一黨專政，而但採其五年計畫之成績，既不願受共產革命之犧牲，而欲但收共產革命之成果，是安可得者？應之曰：吾之所言，曲突徙薪之言也，共產黨之策略，焦頭爛額之言也，二說之孰幸孰不幸，視吾國人之政治意識如何，原非我一人所能爲力焉。

我之留俄，止數日而已，然我之注意俄事，十餘年如一日，文中所記，乃吾自身帶了問題，以求答案於俄都，非事事得之當地之聞見，昔之所以反俄者，爲其反對民治也，私政權於一黨也。今之所以贊俄者，爲其創造的成績也，爲其政策之漸合於人性也，所以贊否者，皆是非利害之公言，非黨派左袒右袒之私見也。

一九三二 三月 張君勳

目 錄

自序一.....一—四

自序二.....一—四

插 圖

史泰林像

蘇俄革命博物館油畫之一

甲、總論.....一—二六

第一、十六年間之縮寫.....一

第二、蘇聯政策之國家本位.....一六

乙、經濟財政.....二七—一〇四

第三、五年計畫上.....二七

第四、五年計畫下·····	四二
第五、集合農場·····	五六
第六、國營農場·····	七四
第七、蘇俄制度下之私人生活·····	七九
第八、第二個五年計畫·····	八八
第九、一九三三之蘇俄預算·····	九五
丙、政治·····	一〇五—一五四
第十、階級國家或曰無產專政·····	一〇五
第十一、共產黨之組織·····	一一六
第十二、近年之黨爭·····	一二八
第十三、一九三一年史氏之「六點」演說·····	一四二
第十四、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氏之演說·····	一四八

丁、思想與教育……………一五五—一八六

第十五、蘇俄思想之定於一尊……………一五五

第十六、俄國哲學界之近狀……………一六四

第十七、蘇俄教育制度譚……………一七〇

第十八、最近三年蘇俄教育之轉向……………一八〇

戊、國際……………一八七—二一四

第十九、第三國際……………一八七

第二十、第三國際與中國革命……………一九七

第二十一、新疆門外之鐵道網（附圖）……………二〇五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君勳著

甲、總論

第一、十六年間之縮寫

一九三一年之九月，自德西行，經波蘭達俄境，移行李以入俄稅關，十年來想望之蘇維埃俄羅斯，乃直接在我心目之間矣。歐美旅客數十人，多持鑰開箱，待俄關吏之檢查，而客多更少，踟候室中一二小時，我乃繞室四顧，察其官署之構造，關吏之待外人者如何，其最引吾注目者，厥爲牆間懸列繪與史泰林之造像，列氏頭大額高，髮已盡禿，目瞳不大而神采躍然，望而知爲聰明智慧之士，自頂而肩而踵，無往不表示其意志之堅定。史氏之容貌，與列寧大異，滿頭黑髮高聳，額間無英爽氣，眉宇與眼端多綢紋，

蓋善謀慮而長於應付環境之人也。吾於是默念曰，此兩人主俄國之政已及十四年，其因革命之犧牲若何乎？其革命後之成績若何乎？列寧與史氏政績之異同安在乎？由列寧而史氏，其遞嬗之關係若何乎？凡此問題，先後絡繹而起，繼而轉念及於吾國，曰俄自一九一七十一月政權歸於鮑雪維幾，大亂三年而後有所謂新經濟政策，以吾國之既貧且亂，亦尙堪俄國所曾經之內憂外患乎！黨內之爭又歷四五年而後第一五年計畫頒行，以吾國之貧且亂，亦尙堪如俄國內史派與杜派之黨爭乎？嗚呼二十世紀之新政局，非所謂獨裁政治與計畫經濟乎，茲二事之創始人，不求之於列氏史氏而又何求乎？

鮑雪維幾派革命後十六年間之政局，可按其經濟政策而畫分爲三期。

(第一) 戰時共產主義 (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二) 新經濟政策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第三) 第一五年計畫 (一九二八——一九三三)

(第一期) 戰時共產主義。蒲哈林嘗有言曰：「欲求革命之勝利，惟有破壞生產事

業，反是，欲求秩序之保存，惟有不革命而已。既言革命，必有代價，正惟以此代價之故，乃能進於更上一層之新經濟生活。一時之破壞，決不足懼。世豈有要吃炒雞蛋而不打破雞蛋者乎？」（一九二一年蒲氏在第三國際之演說）國家之改造也，有革之者，有被革者，影響於國計民生者至鉅。以云雞蛋，本爲日用消耗之品，一日之內，可以破千萬個而不足惜，豈一國之內，其被革者其各個人之價值，可以視同雞蛋乎？可以視如破一雞蛋之微末乎？而鮑雪維幾派之於俄國，直視革命爲打破雞蛋之行爲。彼等自一九一七收私人工廠爲國有，廢止銀行幣制，工廠之中，資家既取消，以工人監督委員會代之，一廠之事，由工人主政，而工程師技師反居於下位，至於薪金之額，彼此一律平等，緣是工業生產額大跌，在戰前之生產總額之價值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二三年僅爲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政府禁絕商業，不許私人賣買，偶有私人市集，警察捕而置之獄中，然病院求牛乳於政府而不得，乃不得不購諸私人，不啻以官廳而自犯法矣。政府所期於國人者，其衣食住與子女教育之費，一切取諸政府而